

书趣无限

——
沈虎根书话集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自序

我的一生与书结缘,从酷爱读书到热衷于买书藏书,执著于业余写书,再生发出评书论书,到最后成为一名职业的编书者,说明我的命运与书不可分;若是把书的内容从我的生涯中删除,那我将是另外一个人与另一种人生结局。我与书籍同行、同悲、同乐,但总的来说是苦中有甜、喜多哀少,奇趣无限,于今无悔。

结集这本小册子的缘由,是近年来看了众多的书话,也激发了我这方面的兴趣,正逢我退休有了闲暇,且这又是我亲身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,写来顺手,属于轻松的劳作,竟连续发表了好些篇,有了结集的基础——这就是第一辑中的大部分和第二辑的一部分文字。第二辑,从内容到形式比较杂乱一些,有少数篇什是我早年发表而从未结集过的余文,其中有的还是发表在内部报刊上的,然而这些却颇能显示我的读书观、文艺观以至人生观,故而将此归而为辑。进入出版界,是我任职期最后的一个工作阶段,然而这八年多的时间却是我一生中发挥得最好的岁月:工作业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出版图书,业余文学创作也是我作品最多的时期(与我自身比较而言),而且还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,派生出了一批出版专业的论文与随笔——这才有了第三辑里的成果。如此这般,就形成了眼前这样一本集子。

还有一个原因,是我对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些文章,有一定的自信。我以为对于书的执著、钟情、沉醉以至痴迷的本性,是众多藏书家所共有的特性,然而书籍与我命运的这种结合,却是一

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,显现了人们所乐道的“这一个”,为别人的“书话”所不能替代的;包括对书域的感受与领悟,固然有不足于别人的地方,但也有独立存在的以至超越了的所在。我的愿望是,它对于同代人能由若干共同语言、共同感兴趣进而达到若干共鸣共悦,对于青少年的某些读书取向和方法起到某些参考作用,从而多少有益于他们的读书热情和正确读书观的形成。我的书话,如果能达到这一点,我也就满足了。

沈虎根

2000年4月15日 于武林门净静书屋

目 录

自 序 /1

第一辑 读书藏书篇 /1

求书若渴 /3

快乐的天地 悲壮的历程

——读书藏书纪事 /12

藏书随想篇 /28

读书藏书引发的故事 /34

第一本属于我的书 /40

我最亲密的朋友——书 /41

我的“童年朋友”——连环画 /44

我的启蒙老师——小人书 /48

我爱漫画书 /50

藏书章记趣 /52

签名本的情愫 /55

一本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书 /58

幸福回顾 光明在前

——写在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出版时 /61

春风雨露润旱苗

——回忆省总工会干校的读书生活 /63

嘉业堂藏书楼杂记 /68

寻找文明生活的共同点 /72

没有时间寂寞 /78

书的情怀 /81

藏书无悔 /83

第二辑 论书评书篇 /85

评《两个挡车工》 /87

一篇工人写的好作品

——评《送稻草》 /90

用血写成的史诗

——方志敏烈士的《狱中记实》 /93

向革命前辈学习

——推荐八本革命故事书 /96

红花中的绿叶

——介绍《东海》“工人作品特辑” /99

介绍《我和我的时代》 /101

评《当代少年》 /103

家庭教育的好顾问

——评《家庭教育》杂志 /105

人生到处不虚度

——《江南佳丽地·塘栖》序 /107

《白海鸥之恋》序 /110

无穷的魅力 全方位的教育

——序《人类探险史故事丛书》 /111

读书观与读书艺术漫议

——兼谈少年朋友的读书 /114

《老外公的故事》套书分册序组(四篇) /119

《老外婆的故事》套书分册序组(四篇) /124

《小荷》序言 /130

让孩子多读课外书 /132

史莽和他的座右铭

——写在史莽遗著《鲁迅的最后一年》出版之际 /135

真正属于儿童的文学

——读谢华的《情感问题》 /139

历代人民智慧的记载

——《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》序 /144

序《作嫁集》 /147

第三辑 编书篇 /149

要有一个完整、系统、总体的出书构思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一 /151

民主意识、群体智慧与科学决策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二 /154

学会把握时代脉搏,预测发展趋势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三 /158

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四 /162

要不断地丰富自己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五 /167

总编辑的思想作风与政治素质

——总编辑手记之六 /171

坚持少儿读物的正确出书方向 /174

春风得意十年间

——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十年巡礼 /180

多种“长命树” 多采“双佳”果

——浅谈重版率的意义和措施 /185

深化出版改革,加强多出好书的教育 /189

工程型重点图书的战略意义和基本要求 /194

书籍艺术门外谈 /198

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素质的编辑

——有感于编辑职业道德的建设 /203

重视与把握图书内容的副作用

——兼谈图书出版中的打“擦边球”现象 /209

作者传略 /215

第一辑
读书藏书篇

求书若渴

我的学龄期经常处于失学状态。我生父身在农村却丧失了土地,加上兵灾,我随母亲改嫁而跟了养父。养父是没本钱的毛竹代销商,即向山民组织货源向山外小镇的毛竹行推销,从中赚点中介费。如果遇到土匪绑架或日本鬼子的关卡敲诈,那么他夹在中间起码得半年翻不了身。因此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保障,而且居住无定,我的上学就越发没有了着落。我在九岁那年,就中途失学了,和大姐一起在家陪伴着因受刺激而精神错乱的母亲。当时,我那幼小的心灵是很苦闷的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第一次接触了“小人书”。其时我家临时在塘栖镇租了一间沿河的楼房。距我家左侧约四五间门面的一家染坊店,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,很喜欢和我做伴。他经常把自己的“小人书”给我看。我开头还看不懂,要靠他讲解。但很快我就被书里的人物和故事吸引住了。看了《薛仁贵征东》,又看《薛丁山征西》,再看《罗通扫北》和《薛刚反唐》;后来又看《杨家将》、《岳家将》、《封神榜》,等等。这位长我四五岁的伙伴对我辅导得很细心。他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有人和他共享快乐。但是由于我太贪婪、太纠缠了,却常常使得他不耐烦起来。他的这种麻烦是自己招惹的,然而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不知姓名、又不知是否还在人世的最早的启蒙者。后来,我渐渐地能自己独立理解了,而且懂得省下零花钱去小书摊上租看。再后来,我和周围的五六个小伙伴建立了交换关系,租一部书和他们交换看。这样,出一本书的租金就

可以看到多部内容不同的“小人书”。毫无疑问,我入迷于这些“小人书”,完全是从兴趣出发,倾心于看故事,但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书中的人物,朦朦胧胧地佩服书中人的奋进,向往书中人的出息;十分同情忠良、绝对痛恨奸人——这大概是一种最简单的真善美与是非爱憎观吧。尤其是《薛仁贵征东》中的薛仁贵,《岳家将》中的岳飞,从幼年、少年、青年的贫苦生活磨炼出来,以最低劣的条件取得最卓越的成功。他们的苦学、进取、友谊、尊师、尽孝、正义、爱国的形象,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

可是,当我母亲病愈,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后,就极力阻挠我看“小人书”。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,说是看了“小人书”人会学坏学奸的。我母亲没有“望子成龙”的雄心壮志,但她做梦也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做个正派人,能娶妻生子、养家糊口。她常说:“你如学坏了,将来变得毫无出息,我只有去寻死了!”她先是掉泪苦劝,继而怒极焚烧“小人书”,使我一次次失去了续借的条件。这真是要了我的命。好在这时我又读了年把书,多识了一些字。我那不识字的大姐是越剧迷,会背很多戏,背不出的地方拿本《越剧戏考》叫我提示。于是我也爱上了越剧唱本。我除了看《越剧戏考》,还看了大量的唱本,如《赵五娘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何文秀》、《梁祝哀史》、《文武香球》、《华丽缘》等等。大姐成了我的后台,她把上菜市“贪污”下来的零头钱给我去买这些书。这种书的形状也是64开本,年画般的彩色封面,但纸质和印刷质量都是很粗糙的。起初,母亲突然发现我捧着这种彩色封面的小书,大吃一惊地要来干涉,我连忙翻开书页递过去:“不是画书,是字书,全部是字。”她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:“小人肯习字,我苦死也闭目了。”母亲是个文盲,她对书籍好坏的评判是盲目的,但她对儿子识字的重要性是认准了死理的。她常说:“无家产的男子更加要识字。”又说:“识字是随身本领,贼骨头偷不去,强盗

抢不走，火烧烧不掉的好东西。”不过我从这里由爱好“小人书”，增加了爱好戏剧，又从越剧唱本里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情上的熏陶。当然这和后来读到的一些书一样，受到影响的既有积极的，也有消极的。单就感情因素来说，既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。

两年以后，我十二岁，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到一个山村小集镇的小商店当学徒。在那里做学徒忙的是早晚两头：早晨天蒙蒙亮就开门做生意，到了九十点钟顾客就稀少了，晚上则忙于做老板的家务和明天开店门的备货工作。中间一段时间守在店堂里却是闲得发慌的。我就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小说。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《水浒传》。其实，我当时偶然得到的是半部残本书——是从店里包装用的废纸堆里拣出来的、单面折页油光纸的版本。当我津津有味、出神入迷地读到第三十八回“黑旋风”斗“浪里白跳”，两个好汉“扑通”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……就没有了下文，后面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我心中根本无数。可是我已完全和书中的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、宋江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连在一起了，强烈地想知道他们的结局，希望他们有个好结局。就在这紧要关口突然中断了下文，真是败兴极了。后来我借到了一部《荡寇志》，听说是续《水浒传》的，我如饥似渴地看下去，谁知越看越不带劲，原来我那些崇拜的英雄好汉，在这部书里竟如此无能，一个个都死于非命！我反感之余就越发想要得到一部全本的《水浒传》。我一直念念不忘《水浒传》。挨到两年以后，我在这家小店当学徒被辞退，又到另一个小镇商店第二次当学徒再遭辞退，失业在家里时靠砍茅柴卖钱所得，托船老大到杭州买了一套四册七十一回本的《水浒传》，才算满足了愿望。这是一套不起眼的简装本，版式、纸质和印刷质量完全和目前地摊上那些“花里胡哨”的东西差不多，真是委

屈了这部好书。直到解放后,我用工资买到了正规的版本,才将它送给了亲戚中缺书的少年。现在,每当我看到书橱里有了《百回本水浒传》、《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》、《线装绣像大字本水浒传》、儿童缩写本《水浒传》,还有评话本《水浒》、连环画《水浒》,等等,我还是忘不了那套转送掉的简装本《水浒传》来之不易的情景。

买到了《水浒传》后,我继续失业。我连续两次学徒失利,都是在母亲和养父身边发生的事。在旧社会学徒不成是极不光彩的事,连续两次失利更是奇耻大辱。世俗观念逼得我无法在母亲这里久留。于是她就先打发我到远在六十华里之遥的生父家里住几个月,然后再到九十华里以远的小舅父家里住几个月,希望从这个缓冲时间、缓冲地带里找到第三次当学徒的机会。这两个地方都是农村,识字人很少,初识几个字的人也没有时间读闲书,自然是见不到书的。然而这时我已与书结上了不解之缘,书成了我失学、失业、生活不稳定中心境荒凉的惟一的慰藉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如同千里沙漠也能找到水源和动植物,十里荒滩也会冒出几朵野花养育着蜂蝶,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能找到生命之源一样,我也在偶然的机缘中找到了可读的书籍。与我生父村子相隔不到半华里的地方有个叫“西云寺”的小庙,住着一师三徒四个和尚。其中一个脸上有麻点的青年和尚藏有半大箱旧小说书。自从我读了《水浒传》后,我的读书口味开始改变了,要看那些规模宏大的阳刚英武的历史演义故事的大书(大书,是说部、评话的俗称)。西云寺麻子和尚的藏书正好符合了我的欲望。我从他那里读到了大量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,如《隋唐演义》、《大明英烈传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,以及神怪小说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,武侠小说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宏碧缘》,等等。这些书有不少我已在“小人书”中了解了大概,但文字毕

竟要详细得多,而且文字描绘可以发挥读书人的想象,它的画面是出在读者脑袋里的。所以,读这些熟悉的书,使人的读书兴趣空前高涨。不料,时间一久麻子和尚的态度起了变化。起先他大概以找到了一个同好而高兴,等到我上了瘾,他就奇货可居、神秘兮兮起来,说出种种不能借的理由。有次,他见我缠住不放,竟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:让他拔一下“萝卜”。所谓“拔萝卜”,就是让他双手抱住我的头部,举托起来,直到双脚离地为止。这是我们乡下大孩子欺侮小孩子的恶作剧。被当做“萝卜”的人在被拔起身的一刹那是十分痛苦难当的。而我为了借到书,就答应让他拔一次“萝卜”。当场我疼痛得直掉眼泪。不久被他师父知道了,重重地教训了他一顿,说他不懂得出家人的规矩。以后就改为帮他做杂活,如扫地、担水作为借书的条件。做这些杂活他也一起参加的,我们边干活边说说书中的英雄好汉,依然是一对好朋友。

在生父家过了几个月,因经济状况不容我再呆下去,就按母亲原来的打算,转到离此三十华里的小舅父家寄食。我外祖父家曾是个大户,传到他们一代已相当贫困,但大户的痕迹还有残留,那就是房头多,堂舅、堂表兄弟特多。他们中有三个人还是我八岁时在这里进私塾时的同学,我读了半年就离去,他们读了两年多也停学了。我在外面流荡了一圈再回到这里来寄食,他们都已做了放牛牧童。我就跟着他们学骑牛。这时我竟在他们这里发现了三部书,一部是名声很大而我尚看不懂的《绣像三国演义》,两部是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、《现代青年》。我为张恨水的这两部书的生动情节所吸引,为细腻的感情和人物的命运所打动。前者写一对青年的纯洁爱情,如何遭到恶势力的损害与毁灭;后者写一个父亲如何千辛万苦养育儿子,儿子进城改变了地位后竟忘恩负义地抛弃年迈的父亲。世事难测、人生难料,做

人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性气氛,感染着我这颗正在品尝生活苦难的童心,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。这使我感到,在大书中除了历史故事、神怪武侠小说外,这一类写现代生活的书也很有看头。我就这样进一步地拓宽了看书的领域。当然,上述种种感觉都是现在总结出来的,而当时的印象却是朦胧、依稀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读了各种各样的书,使我原来在学校识到的字不至于回生(许多农村上学的人,一离校不再接触文字,结果又成了文盲),而且随着理解能力的提高,识字也在增加,还不知不觉地培养了我的形象思维和历史的民间的社会文化知识。

我总不能老是过着这种寄食生活。何况我的年龄已经到十五岁,是个老大不小的少年郎了。就在这一年,我由一位小有身份的堂舅,介绍到附近临平镇一家西药房当我的第三次学徒。这个镇南临沪杭铁路线、北靠京杭大运河,因此商业十分繁荣,还有一定的文化氛围。这个镇处于我生父家和舅父家的中间,相距前者二十华里、后者只十余里,但按照旧的店规,都不准他们来探视我的——在养父处的母亲,离这里有七十华里,更没有条件来看我了。在这种单调乏味的学徒生活中,我更热衷于以书为伴。所谓当学徒学本领全是空的,谋生存当童工才是真的。这次当学徒使我最为幸运的,是我的先生(雇主)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。而且他的藏书品位都很高,他家里的藏书屋称得上是“精品书屋”,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,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名著,以及近代的中外名人传记故事。随之而来,我的读书范围更开阔,读书的品位与趋向也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如果说,我读书的足迹是循着小人书—越剧唱本—通俗演义小说—世界进步文学名著和“五四”新文艺这样四个步伐,那么这一次的飞跃算是最大的了。

先生的藏书除了医药用书放在店堂后面的诊室里以外,全

部深藏在他家里的一间书屋里(他住家在西大街,离坐落在北大街的店屋相距一华里)。他的藏书屋常年紧锁,由他老母保管着钥匙,所以我每天挑饭担,中午、晚上往返四次(伙计们吃的伙食,由学徒从他家挑出来),从没见过过他的藏书。平时,我只看到大师兄邮购和跑街“老宁波”帮着他从上海买回一本或几本新书,而新书一拆包往往只在他医桌上放一天、半天供先生翻阅。我就利用了这一段时间:他白天抽空读,我早晚挤时间读。他读书读到间歇处可以打个折角,我可不敢,要记住停下来的页码和字行部位。因为先生有整块的时间看书,而我是偷着读的,所以,往往我还没有读完全书就被拿走了。每遇这种情况,我就会感到茫然若失。其中有一次,他在读一本林汉达编写的《东周列国故事新编》,我也暗里跟着读。由于这本书故事的容量大而精彩,竟使我产生了占有欲。于是起五更落半夜地抄写。晚上蚊香点光了,就用旧报纸围住腿部,早餐误过了就空着肚做生活。可是就凭我这样的努力,还是远远跟不上他的阅读速度。想得到而得不到的东西,就刻骨铭心地想着它。若干年后,我有了微薄的收入,能自己买书的时候,在杭州旧书店里淘着了《东周列国故事新编》——当我一把抓住这本书,生怕别人抢去时,内心激动得直喘起粗气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,我生怕被抄家,曾将这书连同其他一些我所珍惜的书转移到朋友家里。过了抄家风后又取回。其时有一个上门来的亲戚要借它,我说千万不能转借、弄丢,他说绝对保证,可是过了些日子他负疚地来告知,书放在枕边不知被什么人偷走了。他表示承担责任,赔了我一本差不多页码的《赫鲁晓夫》。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不是个味道,总感到他赔的那一本怎么也抵不过《东周列国故事新编》在我心中的地位。由此,我认定个人的藏书是不能外借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随着大批优秀图书的重新出版,我买到了一本新版

本的《东周》，才了却了一桩心事。

抄写《东周》失败以后，忽一日，先生命我去他家的书屋里整理图书。任务是打开窗户、打开橱门和箱盖，把书橱里的书放到书箱里，把书箱里的书放到书橱里，把包扎的书拆开来晾过再包扎。为的是防霉防蛀。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。十五六个平方米的地板房，满壁的书橱，沿着书橱还有十几只大书箱和好几只柳条箱的旧杂志。我一时里看得呆了。真好比是“小狗撞进了猪肉库，耗子跳落在米箩筐”，高兴得慌了神。我欣喜无比，对先生由衷地产生了好感。我在这里看到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镜花缘》等古典文学名著。记得《水浒传》是商务印书馆的“万有文库”本，薄薄的有几十册，用的全是雪白的道林纸，看起来特别赏心悦目。我从这里还看到了高尔基、萧伯纳、泰戈尔、莎士比亚、安徒生的一些翻译作品；也看到了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夏衍、郁达夫、周作人、田汉、熊佛西、洪深、丁西林等人写的小说、散文和剧本。我一边整理，一边贪婪地拣拣翻翻，整理的时间一延再延。先生因为见我理得认真，理得好，不但没有责骂，还称赞了几句。保管藏书屋钥匙的太师母，是只管念佛百事不问的人，我就经常借着先生的名义进去取书、换书，自己看了还让师弟们传阅。先生的藏书，直到现在还值得称道的是，在当时凶杀武打书和冯玉奇之流黄色小说充斥街头书摊、深入到小市民家庭的时候，而在他的藏书屋里却没有一本黄色下流、低级庸俗的书刊。他的这些藏书对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，这不在于当时究竟读懂了多少，关键是我接触了这种层次的书，并且爱上了它们，和它们交上了朋友。

接下去的日子便是先生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，热衷于做期货生意、沉溺于吃喝玩乐，兴趣来了个大转移。他开始从少读书、不读书到嫌弃藏书。在与我们药房相距十多间门面的地方，